

● 黃熾明

如果相信大地是承負萬物的一塊，就會感到它載物的厚德。而化石就是大地的一小塊，一樣的載著，卻為大地保存其中活著痕跡的精微，包括互古的時間。化石本來不是石頭，只是一些沙屑，讓死去的動物植物躺下，然後給它覆蓋，覆蓋，再積累歲月的壓力，鑄成石塊，被開發後就把當初觸及的活物的形貌朗現，任學者研究和詮釋其中的瑰奇。它告訴互古之後的文明人：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物種，這樣的一個地方……然後怎樣的蛻變，怎樣的消失了——智慧就在它的無言中。

化石只是過去的痕跡，一些學者都相信這些物種在現今早已被環境淘汰。但偏偏一些早應該消失的生物卻依然存在(如大熊貓、中華鱘、銀杏樹等)，把互古的時間帶到現今，這是活化石。那是太初洪荒的形貌和行徑，牠們如何與「進化」至今的高科技文明相配呢？我們當如何理解牠們呢？牠們沒有言語，只是純粹活著顯現，智慧就在這無言中——若要人類的理解能力解釋這早該消失卻依然存在的現象，恐怕最少也難以精確。

人類看歷史時，常認定進步是發展的趨向，於是就一廂情願地勾畫出從單細胞生物到人類治亂興衰的進程，認為在人類歷史中，神話只在遠古時才有，現今這民主和科學時代裡是不會接受神造萬物、掌管歷史，否則就是倒退。人類認為順天應人的努力所朝的應是這方向，以致極端地走向無神和唯物。然而早該消失的信仰至今仍然存在，只是斂藏在潮流下層，細水長流——這似乎是近幾百年以來複雜的理性思潮所擊散的，因為這些信仰被認定過於簡單，不能適應當代社會，卻不知即或單細胞生物的構成也殊不簡單得難以理解。所以把這些互古信仰冠名為「活化石」時，當中的正面或負面價值也許要考慮清楚了。

「古道」常是正義而少有的，因為當代人多目光短絀而趨利，也鄙棄或無視更高的理想追求。如果古籍中古道熱腸事蹟的記載相當於生物的化石，現世裡出現這樣的一個道義朋友就是活化石了，遇上了實在難能可貴。然而古道風光的確不再，這是誰都感到悲哀的。只是有些人太悲觀地看，以人文的觀點把現實合理化，視為理所當然，忽視或不信耶和華為自己留下未向巴力屈膝和未與巴力親嘴的七千人。這些保有古道的人不是當代的主流人物，卻代代相傳，活到如今，他們見證了古老的福音，見證了先賢所信是萬世永傳的。✠

(作者於荃灣堂聚會)



活化石



本期由朱緯婷出題，下期由黃熾明出題，題目：「野地的花」。

● 朱緯婷

好友聚首，談及各人近況時，J說當天下午辭職了。

「在同一地方工作了十年，該是時候換換環境了！行業的要求是每季一小變，每年一大改，但同事卻多年來始終如一地依循著他們入行時的那一套，彷彿只要留在同一所公司，就算不與外間接軌也沒問題。每天周旋於一成不變與日新月異中間，可真的費時失事，更怕自己也像他們般成了化石呢！」說時J吁了一口氣。

「若只是一般的化石還好，最怕是那些經不起新浪沖擊的頑石，以一己的人際脈絡打壓新人，有些新同事一股勁去拼，一鼻子的灰碰得不明不白。」另一朋友插口。

「還有些是自家的工作不管，卻愛找別家的麻煩。自己的職責可以錯漏百出，但人家的嘛，由出勤到工作，談吐至打扮，就是沒有一事看得順……」

話題掀起了，彷彿無可避免地每個人都會跟一塊或以上的化石打交道，甚至我們自己也有機會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新種化石，與其希望想個法子避開他們，甚或點化他們，倒不如保持個人心思意念的新鮮度，幫助自己不要定格在某一時空的經驗，成為一塊絆倒別人的化石呢。

要保持思維的鮮度，我們最少可從三方面入手：

開放的心：過去的閱歷與經驗可成為我們處理事情的參照，但同時它們亦很容易讓我們套入「一言堂」的陷阱，覺得只有自己那一套才可行。不要忘記這世上確實存在例外，又或是超越經驗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別被舊有的經驗限制我們，有時換個角度拐個彎，反而另有一番風景呢！

欣賞的心：不要單看年資，因為年資很易叫我們輕看別人，多點著眼於同事的潛質，給他們發揮的空間與機會，在彼此配搭的過程中，雙方也會有所得著。做個知人善任的伯樂，滿足感總比做個嘮叨又小心眼的同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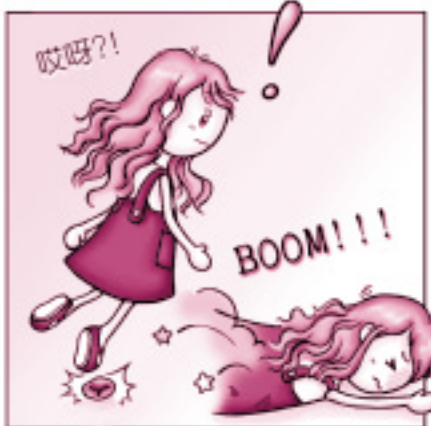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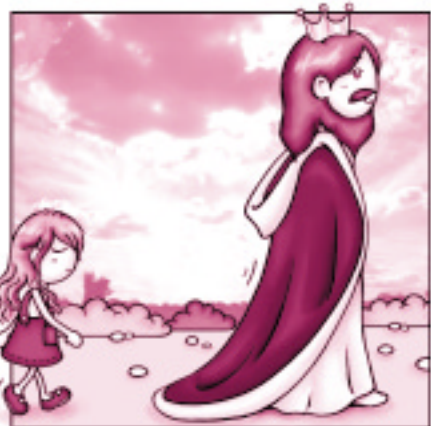
聚焦的心：工作是生命的全部嗎？耶穌升天前交帶給我們的使命，可不是叫我們每天把精力都花在人事的角力之上。想通了這個問題，面對執著與放開的取捨問題時，自然心裡有數。更願當我們專心仰望天父時，靠著那從上而來的能力，我們的心仍得著更新，而不是積存苦毒。這樣才可避過退化成化石，而是像活化石般，經過大小不同的艱困環境，仍不失赤子之心存活至今。✠

(作者為「家庭基建」教育及出版經理)

靈思一刻

重新站穩

● 謙柔 (荃灣堂)



在哪裡跌倒，便要在哪裡重新站穩。

我說過：「我總不會離開你，也不丟棄你。」

同樣地，當你起來以後，也要堅固你身邊的人。